

祖母绿女神

刘兴诗 著

戴晓明 插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彭 馨 美术编辑 侯强华 赵 奋

责任校对 石玲凤 技术编辑 火正宇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排版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8

字数 115,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7-5324-3368-4/I·1393(儿) 定价:10.50 元

开场的话..... 1

山中奇遇

——我的故事的开头..... 3

西班牙上士皮萨罗的笔记 13

小酒馆里的葡萄牙醉汉

——皮萨罗叙述之一 14

葡萄牙走私者平托的笔记 27

闪光的绿宝石

——平托叙述之一 28

“刀疤”胡安

——平托叙述之二 42

苦力舱

平托叙述之三 60



海上逃亡	
——平托叙述之四	72
海盗的下场	
——平托叙述之五	83
“还魂尸”昆布	
——平托叙述之六	94
西班牙上士皮萨罗的笔记(续)	107
悬崖边的搏斗	
——皮萨罗叙述之二	108
冈萨雷斯少校进山	
——皮萨罗叙述之三	118
镀金人和黄金城堡	
——皮萨罗叙述之四	130
藏在火山口里的圣潮	
——皮萨罗叙述之五	152
最后的决斗	
——皮萨罗叙述之六	164
第三个笔记本	
——帐篷里的小插曲	181
印第安少年的树皮笔记	183

愤怒的复仇火焰

——一个印第安孩子的叙述…… 184

鹰毛信

——我的故事的结尾…………… 195

真实的女神

——代后记…………… 199





开场的话

有人对我说，安第斯山中的丛林，是世界上最闭塞和最神秘的地方，隐藏着印第安古代文明的最后的秘密。

这话不错，那里是人间的最后一片禁土。在重重叠叠的陡峭山墙和不见天日的密林里，封存着另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地。只有曾经身历其境的人，才能够真正理解“闭塞”和“神秘”两个词，用在这里多么恰当，隐藏在这里的秘密多么神奇古怪，说起来几乎使人不敢相信。

如今当我安坐在重洋外另一个古老大陆腹地里的家中，瞑目回忆着当时在那里旅行的情景，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了整整半个世纪，却一切都十分清晰，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记得，因为这个故事太离奇。

我记得，因为它给予我的感受太强烈。开始的时候，几乎要了我的命。

我曾经对那里的一个神秘的印第安老人作出承诺，

用永久的沉默来保守这个故事的秘密。可是,现在我忽然改变了主意。因为我觉得把它原原本本告诉世人,从中得到一些教益,比把它封存在遗忘的国度更有意义。

唤醒人们的良知来保护一个古老民族的秘密,也许比沉默更好。

原谅我吧! 远方的印第安兄弟。

h



山中奇遇

——我的故事的开头

一只太阳鸟把我引进深山，稀里糊涂做了印第安人的俘虏，最后却得到了两本尘封的笔记。

青年时代，人们有许多不可解释的激情和梦想，会推动自己去做种种不可理喻的事情。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初到底是什么动机，把我推送到这个偏僻的角落来，接触到这个不知名的印第安部落。

我是追踪一只鸟儿，进入丛林深处的。

为了享受安第斯山中的野趣，我独自离开大路，信步朝一道不惹人注意的峡谷走去。

说它是峡谷，还不如说是一条石缝，只能容一个人侧着身子勉强挤进去。抬头看，两边起伏不平的石壁高可摩天，只露出一线黯淡的天光。有的地方凌空悬垂着累累怪石，似乎无声地警告外来者，不要随意闯入，以防遇

着不测。不知是我的运气好，还是山神的青睐，让我踩着地上的碎石，拂开没膝深的野草，高一步、低一步地穿过了这道狭窄的峡谷，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谷地。

这里山花烂漫、绿草如茵，空气非常清新，没有一点儿人间的喧嚣声响。和峡谷那边相比，仿佛是两个天地。

我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俯身想摘一朵野花簪在身上。或许是我的鲁莽行动惊动了花的精灵，花丛中猛然飞起了一朵美丽的“花儿”，一闪一闪飞上了天空。

啊，那不是花，是一只羽色鲜艳的小鸟。映着从头顶倾泻下来的热带高原阳光，散发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使我情不自禁地拔腿跟着追了上去。

机灵的鸟儿拍着翅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带着我穿过一条条溪流、一座座山岗，最后迎着一道从半空中飞泻而下的大瀑布，攀上湿漉漉的绝壁，闯进另一个更加隐秘的地方。

我惊奇地放眼一看，四周到处都是浓密的黑森林。阳光里的色素，被层层叠叠的枝叶全都过滤干净，浸染成绿幽幽的，变得非常黯淡，只能勉强辨认出林下的情景。不消说，在奇异的林光笼罩下，那只神秘的小鸟也被映成绿的了。加上林中雾气迷茫，转眼就消失了踪影。

噢，它藏到哪儿去了？

我小心翼翼地拨开面前的树枝，忽然瞥见丛林深处反射出一片柔和的绿光，朦朦胧胧的，凝成一个不大的奇





怪人形，像是一个体形窈窕的女人身影。四周围绕着一圈黑糊糊的高大影子，显得神秘极了。

那个绿幽幽的人形是真，还是假？

周围的人影又是谁？

我还来不及多想一下，身边便传来一阵轻得像风一样的脚步声。树丛中猛地跳出两个人，从左右两边紧紧抓住我的肩膀，不容分说就把我打翻在地上，我顿时失去了知觉。

当我慢慢地醒来，那个反射出绿色光辉的神秘人影已经不见了。一个褐黄色皮肤的老人，纹丝不动端坐在我的面前，用鹰一样的利眼紧紧盯住我。

他的头上缠着一条鹿皮带，斜插着一根老鹰毛，面孔像树皮一样皱巴巴的。不知用什么颜料，在脸上横七竖八涂抹了许多花纹，显得怪诞无比。恍眼看去，活像是一个老树桩。

“你是谁？”

他用鼻音很重的山区印第安语问我。两道炯炯闪亮的目光，笔直射进我的瞳孔，似乎想一直盯进我的心。

“我是一个远方来的旅游者。”

我研究过这种生僻的印第安部落语言，如实说明了自己的身分。

“不，旅游者不会到这里来，你怎么知道这条进山的秘密小路？”他的声音里，明显流露出一不信任的口气。

“一只鸟儿把我带来的。”我回答说。

“鸟儿，你想给我讲童话故事吗？”

他嘲讽似的瞅着我，目光中不信任的成分更浓了。抬起手轻轻一招，身后树丛的阴影里，忽然显出了两个面容凶狠的印第安武士。

只是在这时，我才惊恐地发现，四周还隐蔽着几个身材高大的人影，全都手持长矛对准了我。只要那个老人动一下眼神，就会立刻扑上来，把我的身子捅成冒血的马蜂窝。

我急了，大声向他表白：“我没有说谎，这是真的。”

老人面无表情地审视着我，似乎一时还下不了决心，该怎样处置我这个可疑的不速之客。在黯淡的林光下，时间似乎凝固了，我紧张得心脏几乎快要从嗓眼儿里蹦出来。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旁边忽然闪出一个人，弓着身子，不知低声向他说了一句什么重要的话。他的脸色像山风拂开了云层似的渐渐舒开了，眯着眼睛对我审视了很久，声音变得缓和，问我：“有人看见一只太阳鸟飞过来。你能起誓，真的是跟它来的吗？”

我手抚着胸口，向他真诚地起了誓。

老人的面孔依旧有些严峻，两眼还紧盯住我不放，十分关切地问道：“你在这里看见了什么？”

“我瞧见了一个反射出绿光的东西，好像是一个人像。”

我拿不准是真、还是假，如实说出了自己的印象。



“你不想否认吗？”他问我。

“我为什么要否认明明白白的东西？”我反问他。

他盯住我的眼睛又察看了一阵，轻轻点头赞许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接着，他的口气忽然一转，不动声色地对我说：“不，你没有看见它。”

“这是什么意思？”我惊奇地扬起了眉毛。

“因为你不应该看见它。”他声音平静地解释。

不应该看见我已经看清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还来不及仔细琢磨清楚他话里的含义，他立刻又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向我发出命令：“请你再起誓，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绿色的人像。”

“为什么？”

我满面迷惑地望着这个古怪的印第安老人。

“为了你的安全，也为了它和我们的安全。”他对我说。

从他的神态里，我似乎明白了，这件事比我的想象严重得多。我一定无意中冒犯了这个神秘的山中部落，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去办，没准儿眼下就会发生自身安全问题。我连忙按照他的要求，感到歉意地又起了一个誓。

他满意了，对我说：“走吧，朋友。顺着你来时的路走回去，永远忘记这件事。”

我答应了，正要起身告别的时候，天气突然变了。

林子里起了雾。像一个妖精躲在旁边嘘了一口气似的，刹时间就一片迷迷茫茫，分不清东西南北。我朝雾气里刚走了几步，那个印第安老人就把我叫住了。

“现在你不能走，”他站起身对我说，“到我们的帐篷里歇一会儿吧。”

这句话正合我的心意。

他们到底是什么部落，隐藏着什么秘密？那个发光的绿色人像究竟是什么？这一连串不可解的谜，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渴望留在这儿探明真实的谜底。

林中的雾气帮了他们的忙。像是一张厚厚的白纱巾蒙住我的眼睛，隐蔽住部落住地的方位和地形特点。我跟着他们在林中东转西转，被稀里糊涂带到一个暗褐色的尖顶牛皮帐篷面前。

“请进去歇一会儿吧！”印第安人有礼貌地邀请我说。

不一会儿，雾更浓了，还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安第斯山中的气候就是这样的。说是歇一会儿，就不知不觉歇息了整整一夜。

这样倒更好。我可以安心留下来，和这个神秘的老人细细交谈，设法探寻他们的秘密了。

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顺利。在帐篷里，他依旧像一个枯树桩似的，和我默默对坐着，使我感到有些失望。时间静静地过去，我好几次想开口，又噤着把话头咽进了肚皮。担心会不小心触犯了他，不敢冒昧打听。

他坐在暗影里，默默地打量着我，似乎看透了我的心



思。沉默了很久，终于下了决心，不等我开口，就对我说了起来。

“朋友，我知道你想打听什么。”他那犀利的目光像利剑一样，一直刺进我的心里。

我还来不及应答，他又说了。

“好奇心是毒蛇，会吞噬掉神圣的誓言。让心里的妖魔钻出来，干出许多蠢事。”他说，“我仔细盘算了一阵，用心向神灵祈祷请示，觉得还是让你知道有好处。这样你就明白事实真相，可以用理智压住愚蠢的好奇心，和我们一起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了。毕竟你也是黑眼睛、黄皮肤，如果披上我们的服装，看起来和印第安人没有两样。”

听了 he 这一番话，我全身都激动了，聚精会神想听他接着讲下去。谁知他说了几句话，又打住了话头。转身从身后拿出一个旧皮篋，放在我的面前，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

“看吧，等你耐心看完，就会明白一切了。”

说完这句话，他就从我的面前站起来，弓着身子走出帐篷，像幽灵一样消失在黑暗里，把我独自撇在狭小的帐篷中间。

我不放过机会，连忙打开面前的皮篋。借助一闪一跳的小油灯，仔细检查里面的东西。

我认出了，这是一个古时的军用皮篋，上面有西班牙海外殖民军团的标记，必定出自马德里或是巴塞罗那^①

① 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都是西班牙的大城市。

某个工匠之手。打开一看,里面有两本厚厚的羊皮笔记本。一本用西班牙文记录,另一本是密密麻麻的葡萄牙文,显然不是同一个人的手笔。其中一本的封面上,凝着斑斑点点的乌黑色瘀血迹印。另一本积满了灰尘,显然都有很长的历史。

我翻开它们,本想一本接一本从头到尾读下去。可是很快就觉得这个办法不对。因为它们叙述的虽然是同一件事情,却必须拆开来,一段夹杂着另一段慢慢读下去,才能把整个故事的头绪理清。

这个西班牙人写的离奇故事,和另一个葡萄牙人的故事,像丛林里的两根蛇树藤似的,紧紧纠缠在一起,编织出一根更粗的解不开、分不了的故事藤子,吸引了我的兴趣,一段夹杂着一段读了下去。丝毫也没有觉察,安第斯山中的黑夜,正在身边悄悄流逝。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西班牙上士皮萨罗的笔记

